

MENGGUZU WENHUA

蒙古族文化

蔡志纯·洪用斌·王龙耿 编著



内 容 提 要

蒙古族文化是草原游牧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本书以翔实的资料,分17个专题,介绍了蒙古族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探索了民族文化中纵向与横向发展的轨迹。

前 言

我国是一个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各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在与自然界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斗争中，通过长期的体力和脑力劳动，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创造了自己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并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形成各自优良的文化传统。

我国各民族的文化，依其所处的不同环境，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类型。蒙古族文化是这两大类型中后一类型的主要代表之一。经过长期的创造、吸收、改进和发展，其内容日益丰富多采，风格日益独特，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当前，我们将尽可能地把它从古至今的面貌全面展现出来，找出它纵向和横向发展的轨迹，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文化体系，以继承和发扬蒙古族优秀文化，为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服务，共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目前蒙古族文化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与蒙古族政治、军事、社会制度史等方面的研究相比，还显得非常薄弱。已有的专题论文和专著多限于蒙古文化史的某些侧面，论述范围不广，触及的问题也不多，在研究上实际尚留有大片空白。我们不揣冒昧，试图就整个蒙古族文化，拟定初步全面的框架，广搜资料，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研究所得，写出这部纲要性的专著，向广大读者提供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知识性读物，并求教于学术界。

本书论述的蒙古族文化，是广义上的文化。书中着重介绍的是蒙古族人民通过长期劳动经验所取得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成

果亦即蒙古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的结晶。其中包括蒙古人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所有的活动形式及其产品，并根据文化创造的规律，来说明蒙古人不仅改变外部世界、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而且也不断改变自身的性质从而达到主体和客体在实践中的统一。本书设有十七章，分别叙述蒙古族文化的六个方面。叙述的主要内容为：（1）意识形态方面，介绍蒙古族语言与文字的发展和演变，概述哲学、文学、史学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文化成果，评述各种历史典籍，反映各种学术思想体系的发展和演变。（2）艺术方面，介绍美术、音乐、歌舞、绘画、书法、工艺品、建筑艺术、名城、古迹，说明蒙古族民间艺术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生活、思想、情感、风俗通过艺术形式的反映，表现了他们的审美观。（3）科学技术方面，介绍蒙医、天文、历法、兵器、科技、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发明创造，分别叙述其发展特点，特别介绍了蒙古族军队西征，将火药传入西方，使各民族之间的科学技术得到交流，促使了科学技术的发展。（4）社会制度方面，介绍蒙古族的婚姻、家庭、教育、驿站等，揭示婚姻、家庭的性质、特点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教育、驿站不仅作了论述，还论述其重要作用。（5）宗教信仰与法规方面，介绍了蒙古族信仰萨满教、佛教及其在蒙古历史上一度流行的景教、伊斯兰教。论述了蒙古族的宗教观念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对蒙古族各个时期的法规、法典作了全面的评述。（6）游牧生活方面，介绍蒙古族的衣、食、住、行、节日、禁忌、体育与文娱活动以及风俗习惯等，说明随着畜牧业经济的发展、草原城市的出现、寺庙的建立、农业的发展、传统游牧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变化。以上六个方面大体上反映了蒙古族文化全貌。限于篇幅和所掌握的资料多寡，各章节的内容难免有详有略。此书的出版，仅是全面系统研究蒙古族文化的序曲，希望将有更多的蒙古族文化研究著作问世。

蔡志纯

责任编辑：周用宜

高淑芬

责任校对：杨 进

封面设计：赵 刚

版式设计：赵 刚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语言与文字	1
第一节	蒙古族的语言	1
第二节	蒙古族的文字	8
第三节	历史上的蒙古文改革	19
第二章	哲学	26
第一节	蒙古汗国时期的哲学思想	26
第二节	元明时期的哲学思想	40
第三节	清至近代的哲学思想	46
第三章	文学	55
第一节	古代文学	55
第二节	近代文学	77
第四章	史学	105
第一节	蒙元时期的史学	105
第二节	明清时期的史学	113
第五章	艺术	147
第一节	美术、工艺品	147
第二节	音乐、歌曲、舞蹈	150
第三节	绘画、书法	154
第四节	建筑艺术、寺庙古迹	158
第六章	医学	171
第一节	蒙医学的形成和发展	171
第二节	外伤、骨科正治	176
第三节	各种疗法	178

第四节	蒙医理论与药物	182
第五节	医学交流	186
第七章	天文与历法	190
第一节	纪年的演变	190
第二节	天文、历法	196
第三节	天文学家与著作	204
第八章	兵器与科技	207
第一节	古代兵器	207
第二节	数理化与机械制造	215
第三节	地理、地质学与蒙古文铅印	220
第九章	生产技术	224
第一节	畜牧业	224
第二节	农业	241
第三节	手工业	245
第十章	驿站与交通	250
第一节	蒙古汗国时期的驿传	250
第二节	元朝时期的蒙古驿传	254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驿传	259
第四节	蒙古的交通	270
第十一章	婚姻	273
第一节	族外婚制	273
第二节	抢亲	277
第三节	多妻制与等级婚	281
第四节	联姻	287
第五节	结婚与婚礼	292
第十二章	家庭	297
第一节	父系家庭的形成及其成员	297
第二节	不同阶级的家庭及其地位	301
第三节	家庭财产及其继承	305
第十三章	宗教信仰	309
第一节	萨满教	309

第二节 景教、伊斯兰教 324

第三节 佛教 336

第十四章 律令与法规..... 355

第一节 成吉思汗的扎撒 355

第二节 《元典章》与《通制条格》 358

第三节 《阿勒坦汗法典》 361

第四节 《白桦法典》和《蒙古·卫拉特法典》..... 367

第五节 《喀尔喀吉鲁姆》 374

第六节 《蒙古律例》与《理藩院则例》 379

第七节 民国时期《改进蒙古司法办法大纲》 388

第十五章 文化教育 390

第一节 早期教育 390

第二节 官学、科举和私塾 393

第三节 民国时期教育的发展 402

第四节 文化交流 406

第五节 翻译在文化教育中的作用 410

第十六章 体育与文娱..... 413

第一节 马术 413

第二节 射箭 418

第三节 摔跤 420

第四节 游艺 424

第十七章 生活习俗 426

第一节 蒙古人的名与姓 426

第二节 服饰与居住 437

第三节 礼仪、节日、祭祀与禁忌 449

第四节 饮食与丧葬 457

后记 466

第一章 语言与文字

第一节 蒙古族的语言

一、蒙古语言的形成和发展

蒙古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蒙古语言是蒙古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蒙古人进行社会生产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工具,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的理论,“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①,“民族的共同语言是构成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特征”^②。蒙古民族语言正是随着蒙古的形成而确立的。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蒙古语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蒙古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与蒙古民族的形成是同步的,是相辅相成的。而蒙古语言又必然要受到蒙古社会的制约。

根据文献记载,蒙古语言的出现大约在公元六至九世纪。在这个时期内,操蒙古语的很多部落,从蒙兀室韦到十姓卫拉特、三十姓塔塔儿等,先后处于突厥汗国、回鹘汗国以及黠戛斯汗国的控制下。十至十二世纪,蒙古各部处于契丹人所建立的辽王朝的统治下,自1125年以后至十二世纪末又处于操通古斯的金王朝统治下,因此操蒙古语的各部落不同程度地受突厥、契丹、女真等族语言的影响。当时蒙古诸部尚未形成统一的语言,各部仍操不同的方言,《蒙古秘史》一书中曾提到有九种语言,实际就是不同的方言。“在成吉思汗的蒙古汗国建立之前,历史上还不存在

^{①②}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9页。

蒙古这样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文化的民族共同体”^①。到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各部之间互相渗合，蒙古语言才开始逐渐统一起来。

蒙古语言是由蒙古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蒙古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和社会斗争过程中创造了很多表现事物的语词。由于长期从事畜牧业生产，表达这种经济生活和反映畜牧业生产活动的语词特别丰富，例如关于马就有许多不同的表意词，十分细致地来区分，马称为morin，一岁马称 *onǎg*，二岁马称 *daag*，未成年的公马称 *urəə*，未成年的母马称 *bəədās*，成年的公马称 *əḡrǎg*，成年的母马称 *ḡuu*，阉马称 *axt*，马低声嘶鸣称 *nursǎn*，马大声嘶叫称 *lnḡgaan*，马小步走称 *səəbǎrlǎn*，马大步走称 *ḡḡrəəlǎn*，马颠跑称 *ḡetrǎn*，马小跑称 *jəxfin*，马奔跑称 *bəbxin*。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活动相应的词汇不断地产生，从而丰富了语言的内容。

蒙古语言还充分吸收其他民族的语言词汇来加强其表现力，使语词语法结构更趋丰富与完整。最早蒙古语言词汇中就吸收了许多突厥语的词汇。蒙古族与突厥各民族交错杂居关系密切，有许多词素是共同的或相近似的。在吸收突厥语词的过程中往往受到蒙古语语音演变的影响，语音面貌有了变化，一般不易为人们所觉察。但是，一些从蒙古语角度看是不可分析的单词，从突厥语角度看却可以分析出词根和附加成份，这说明它们本来是突厥语词，如 *bolǒg*（部分）、*ḡerim*（某些）、*ḡirlǎg*（野生的）、*ḡolǎg*（拜访）、*ḡil*（年）、*dəē*（战争）、*ḡerlǎg*（命令）、*ḡəsəg*（块）、*ḡol*（佛灯）、*tajǎg*（拐杖）、*biləg*（天赋）等，蒙古语中还逐渐渗入了许多汉语借词。由于和汉族长期往来，特别是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蒙汉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蒙古语从汉语吸收的词汇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如 *wan*（王）、*ḡundḡ*

① 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载《蒙古史论文选集》第1册，第50页。

(公主)、meeme (买卖)、jimbōō (元宝)、bziŋ (斤)、laŋ (两)、piir (毛笔)、ji (戏)、bōō (枪炮)、bʒendʒiŋ (将军)、tʃee (茶)、bʒōōx (灶) pio (票) 等。从汉语吸收来的词汇,对蒙古词汇的丰富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提高了表达概念的精确程度。从汉语吸收来的词汇,因受蒙古语的影响,也往往适应蒙古语语音特点而起了变化,如汉语太子,蒙古语吸收后变成了 taidʒi (台吉),汉语的皇太子,被蒙古语吸收之后,变成了 xōŋ taidʒi (洪台吉)。这些词吸收之后,经过变化已经是蒙古语言的组成部分,不再是汉语的意思。实际上蒙古人从汉语吸收的许多词汇,都是按照蒙古人自己的读法拼写的。蒙古语言中还吸收了不少藏语词汇。这与蒙藏关系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阔端和萨班的会见,西藏归顺蒙古,忽必烈建立元朝,西藏佛教传入蒙古等重大历史事件,对蒙古的文化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蒙古语中出现了大量的藏语词汇,如 lam (喇嘛), dogǎŋ (经堂), majǐg (样式), garʃǐg (目录), nǎmtǎr (传记), saj (百万), urǎl (丸), 等等。蒙古语还吸收了其他许多民族语言的词汇,成为它的组成部分。这些词汇如上所述,有直接借用的,有经过语音的变化而后成词的,无论哪一种,都更加丰富了蒙古语言的表现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语法结构,丰富和发展了蒙古语言。自1204年成吉思汗命乃蛮降臣塔塔统阿用畏兀儿字母创制蒙古文字开始,产生了蒙古书面语言。这种以蒙古口语为基础和源泉的书面语一经产生,便扩大了蒙古语在时间和地域上的流传,其具体表现为各种历史记事和文献的不断出现,如1240年写成的《蒙古秘史》,十五世纪形成的《江格尔传》,十六至十七世纪形成的《格萨尔传》以及《黄金史》、《蒙古源流》、《蒙古青史》和各种翻译著作。这些蒙古书面语比口语精确、严密,对口语的发展和规范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蒙古语言与蒙古社会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忽必烈建立疆域广阔的元朝,在蒙古语言方面无疑起到统一的作用。特别是当时流行的蒙古官话,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统一语言的作用。但由于各种

条件的限制，要做到全面的统一是不可能的。在不同的地区，还存在方言的差别，而且有的差别还相当大，原因是封建体制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使语言带有地方色彩。从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蒙古处于封建割据时期，封建主各自为政。在封建政治、经济势力的影响下语言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而在不同的地区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西部地区的蒙古族形成西部蒙古语，主要是卫拉特蒙古语，后来又分成新疆蒙古土语和青海蒙古土语。东部地区的蒙古族形成东部蒙古语，又分成北部的布利亚特语，中部的喀尔喀蒙古语，南部地区的蒙古语也分成察哈尔、乌拉特、喀喇沁、科尔沁、巴尔虎、鄂尔多斯语。除了蒙古族的语言之外，还有同属蒙古语族的达斡尔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和东部裕固语。这许多语言，既有基本的、共同的成份，又有自己的特点。互相之间的差异，有的比较小，有的比较大。自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被推翻，至清朝统一蒙古各部的近四百年中，蒙古各部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各部的分合变化，使操不同方言的部，有时在较大的范围内联合或统一，有的在小范围内联合或统一，在分化与合并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大部和小部，如俺答汗的土默特部，林丹汗的察哈尔部、准噶尔部、青海和硕特部，以及其他众多的小部。各部的活动也千差万别。有的部继续游牧，有的部定居，也有的部迁移，各部之间的关系，有的往来密切，有的则很少往来，这就使蒙古语言中方言或土语有明显的发展。可以说，我国蒙古族一般说方言或土语是从明朝开始的。清朝虽然统一了蒙古各部，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局面，但是严格的封建领地却导致蒙古方言、土语的形成。虽然蒙古方言、土语在语言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混乱现象，然而书面语言对蒙古的方言、土语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可以概括地说，清代蒙古语以口语为基础，以书面语为主导，书面语对口语发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这种发展趋势，到近代，我国蒙古语形成了三大方言，即西部方言或称卫拉特方言，东北部方言或称巴尔虎、布里亚特方言，中部方言或称内蒙古方言。操中

部方言的蒙古族最多，占总人口的90%以上。

二、蒙古语的语音和语言结构

蒙古语言可分为古代蒙古语和近代蒙古语。两者的语音和语言结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有了变异。历代的蒙古族语言学家对这种变异作出了精辟的研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语言学资料。十七世纪的确吉敖斯尔著的《蒙文启蒙》，主要讲述蒙古语法。十八世纪中叶阿拉善旗丹津达格巴著有《蒙古启蒙续编》。毕力更达赖著有《蒙文启蒙注释》，富俊编著有《三合便览》。十八世纪末，阿拉善旗阿格旺丹德尔著有《语言的修饰》，对蒙古语法中的格的读音和用法作了解释，十九世纪克什克腾旗德力格忠乃著有《蒙文文法》、西土默特旗嘎拉僧著有《蒙文诠释》、察哈尔正蓝旗赛尚阿编著有《蒙文指要》、《蒙文法程》、《蒙文晰义》、《蒙文总汇》、乌珠穆沁旗拉木苏荣编有《黄金金鉴》、西土默特旗都固尔札布编有《蒙文辑要》等书。这些著作从不同的方面叙述了蒙古语言的语音和语言结构。

（一）蒙古语音的主要特征

1. 蒙古语是多音节的。有七个短元音 a 、 ə 、 i 、 ɔ 、 ω 、 o 、 u ，其中 a 、 ɔ 、 ω 是阳性元音，发音时咽夹肌肉紧张，音色比较响亮，为紧元音。 ə 、 i 、 o 、 u 是阴性元音，发音不紧张为松元音。辅音有 n 、 b 、 x 、 g 、 m 、 l 、 s 、 ʃ 、 t 、 d 、 ʧ 、 ɕ 、 j 、 r 、 w 、 η 、 p 等。

2. 十二至十三世纪末某些首元音前的辅音 h 没有全部消失。元音 i 的读音无论在阳性词或阴性词的任何位置上都是清晰的，它不受前、后元音的影响而发生同化现象。

3. 长元音已经形成，读作长元音 a° 、或 ē ，同任何一个短元音结合时，表示那个短元音为长元音。

4. 反映在古代蒙古语中的元音组合，在一般情况下要受所处音节位置的限制。如在第一音节中如果有元音 a 、 ɔ 或 ω ，在其后

面的音节中只能出现 α 、 ω ，而不能有 $\circ$ 。第二音节以后的所有短元音的读音均较清晰。

5. 反映在古代蒙古语中的元音组合在一般情况下要受所处音节位置的限制。如在第一音节中如果有元音 α 、 $\circ$ 或 ω ，在其后面的音节中只能出现 α 、 ω ，而不能有 $\circ$ 。第二音节以后的所有短元音的读音均较清晰。

6. 圆唇元音 $\circ$ 与 ω 、 $\circ$ 与 u 在某些方言里往往不加区别。辅音 $q-G$ 、舌根 $k-g$ 、 $t-d$ 、 $\text{ɕ}-j$ 以及词中的 $\text{ɕ}-\text{ʃ}$ 在不同的方言里互相交替。辅音 ɕ 、 j 、 t 、 ʃ 、 k 、 q 不出现于音节末尾。

出现于元音之前的辅音 t 、 d 分别逐渐变成了辅音 ʃ 、 ɕ 。

蒙古语中的弱化元音没有区别语义的作用。弱化元音是后继音节中辅音之间的过渡音，弱化元音稳定性不强，有时消失，有时向后移动。蒙古元音和谐律有两个含意：（1）元音和谐律指的是词的第一音节的元音制约其后续音节中的元音，使它们在舌位或嘴唇方面与词的第一个音节的元音相适应的规律，为元音的间接顺同化规律。（2）逆同化型元音和谐律，即词根中的第二个音节的元音制约其第一个音节的元音，使其与第二个音节的元音相适应的谐律，为元音的间接逆同化规律。词与词连读，或者词干接附加成份时，在一定条件下产生语音变化。常见的语音变化有同化、异化、增产三种。

（二）蒙古语法的特点

蒙古语言根据语法关系的特点可以分为实词和虚词。实词即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数词、判断词，这些词可以自由运用，既可以单独使用，又可以互相结合起来使用。虚词即副词、状词、情态词、后置词、强调词、语气词，是不能自由运用的形式。依附在实词前面的有状词、副词、情态词三类。依附在实词后面的有后置词、强调词、语气词三类。蒙古语的实词作为基础形式是词干，后面接表示语法意义的附加成份，即名词后面接表示数、格、反身和人称领属等语法意义的附加成份。形容词分绝对性质

的形容词和相对性质的形容词，有比较级和最高级。动词分及物和不及物，区别在于能不能带直接宾语上；也表现在能不能接被动态附加成份上。动词后面接表示态、体、时式等语法意义的附加成份，形成粘着语的特点，动词的语法形式比较多，特别是动词的连接形或称副动词有很多特点。代词分指示代词、人称代词、复指代词、疑问代词。指示代词分近称和远称，分别接不同的格的附加成份。人称代词是抽象地代替人的词类，分第一人称，即说话者；第二人称，即听话者；第三人称，即谈论第三者。它们的语法变化主要有数格变化，某些语言还可以附加人称领属附加成份等。状词分为后面经常带引语动词和不带引语动词，直接同动词发生联系。副词根据用法分三类：只修饰动词、既修饰动词又修饰形容词、只修饰形容词。副词的特点是紧紧依附在中心词前面、中间不插入别的成份，等等。蒙古语言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有的词附加各种附加成份，派生出各种不同的意义的词汇，由语音的交替同化异化等原因，有的词演变成各种形态的词和各种意义的词。

蒙古语的句子，是一个词或一个短语或几个短语的组合。词和短语是语言的静态单位、备用单位。句子是语言的动态单位，使用单位。句子的结构除短语组合外，必要时加上虚词，用一定的语调说出来就是句子。蒙古语的句子，有的结构简单，只由一个词或只有一个短语构成，有的结构比较复杂。蒙古语句子复杂的基本方式，一种是以中心词的几个短语融合到一起的，形成围绕一个中心词放射形的结构，另一种是把几个短语前后衔接起来，使句子朝纵的方向延长，也有一个短语套在另一个短语之中，前者为后者的一个成份，使句子朝横的方向扩展。还有把游离成份作为附加在句子的前后插入句子中间。

句子的语调可分陈述句、祈使句、疑问句、感叹句四种。陈述句，用来叙述一项事实，包括肯定和否定句，整个句子的音高和强弱有明显的起伏变化，只是最后一个音节的音高略降一些。

祈使句，用来表达命令、请求和建议、警告、劝阻，表示谈话人所抱的态度。句子的最末一个音节重读。疑问句，用来叙述疑问，根据所指的内容不同，分指人、指物、指处所、指时间和要求确指五种。名词、形容词、数词、动词，各有自己的疑问代词。特指疑问句的语调，逻辑重音落在疑问代词上，句末一个音节的音高略有下降。感叹句，蒙古语的叹词分别表示感情、感觉和呼唤三种。句子前面或后面有叹词时，叹词重读，句子的最末一个音节重读，音高明显下降。

第二节 蒙古族的文字

一、回鹘式蒙古文的出现和使用

蒙古肇兴漠北，初无文字，无书契之制。《黑鞑事略》载，“言语有音无字”。又说“鞑人本无字书”，“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马，则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数也”。《长春真人西游记》载，“俗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蒙鞑备录》载，“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但与蒙古部相邻的乃蛮部已有文字，借用畏兀儿字母记本族语。1204年，蒙古部铁木真灭乃蛮，获塔塔统阿，其人据《元史》记载，“塔塔统阿，畏兀人也。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乃蛮太斡可汗尊之为傅，掌其金印及钱谷。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逃去，俄就擒。帝诘之曰：太斡人民疆土，悉归于我矣，汝负印何之？对曰：臣职也，将以死守，欲求故主授之耳。安敢有他！帝曰：忠孝人也！问是印何用，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帝善之，命居左右。是后凡有制旨，使用印章，仍命掌之。帝曰：汝深知本国文字乎？塔塔统阿悉以所蕴对，称旨，遂命教太子诸

王以畏兀字书国言”^①。这里的“国言”即蒙古语。说明当时塔塔统阿教太子诸王是用畏兀儿字书写蒙古语，即以畏兀儿语的书写形式作符号直接记录蒙古的有声语言。自此蒙古族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这是关于蒙古文字出现的最早记载。

关于畏兀儿蒙文字母的渊源问题，根据文献记载和前人的研究，是从原始塞姆字母演变而来的，约于八至十世纪，在粟特字母的基础上形成了畏兀儿文字，九至十三世纪，在畏兀儿字母的基础上形成蒙古文字。1206年，铁木真即大汗位时，委失吉忽秃忽以为最高断事官，又降旨曰：“将举国百姓所分之份，所断之案，书之青册文书，传至子子孙孙，其勿更改失吉忽秃忽与我议拟之白纸所造青册文书，脱有更改者，则当罪之。”^②这大概是使用蒙古文字记事之始，失吉忽秃忽大概是从塔塔统阿人那里学习回鹘式蒙古文后而以之记事的。宋人彭大雅《黑鞑事略》上说，蒙古“其俗既朴，则有回鹘为邻……迄今文书中自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最初采用回鹘字母拼写蒙古语时有多少字母，至今尚未发现直接的字母表的记载^③。

根据对古代蒙古文献的分析归纳，有说是19个字；有说是20个字母。五个元音，十五个辅音（见附表^④）。根据回鹘文与回鹘式蒙古文比较可以看出，蒙古族等用回鹘文的时候根据蒙古语的特点进行了取舍。

回鹘式的蒙古文在蒙古汗国时期，曾用以书写公文、信件、玺书、碑刻和牌札。1255年的《也松格碑》^⑤，1246年的《贵由汗玉玺》，1257年的《释迦寺碑记》（也称《蒙哥汗碑文》）等，都是迄今尚存的最早的蒙古文文献。这些文物都是使用回鹘式蒙古文写成的。以这些蒙古文字与回鹘文写成的《慈恩传》中的文字比较，

① 《元史》卷124，第3048页。

② 《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卷8，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225页。

③ 道布编著：《蒙古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61页。

④ 《蒙汉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530页。

⑤ 又称《成吉思汗石》，藏原苏联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馆。